

佳作

作品：塵生
得獎者：陳育萱

陳育萱，一九八二年生，在彰化鬧區中的一條小巷生長。領受過時報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等。在家人朋友愛的眷顧下，習慣留意動人的小事，偷偷藏著。缺點很多，但私心希望你們記得的是友善揮手的畫面。



得獎感言：

感覺才剛開始而已。

在接觸第一本書並開始寫作的那年距離現在，我以為才幾秒的時間；不料都見到父母的白髮了。

然而時間偶爾是體恤的，它使我學會讀懂這個世界。

於是還能保持在那根驚險的吊索上，繼續我的冒險。

塵生

曾經，有幾個零碎的片段，始終夾藏在我的生活裡，粉塵一般，容易灰飛，卻也能夠隨時占據時針與分針的擺動。關於一月小店的事，頭髮在海風中糾結，嘴角有著啤酒味的事。它們的存在恍似漫不經心，容易別離。因此它需要一間小室藏著，墨暗又輝亮。

它們被提起之際，我手中總會握有一杯咖啡，假如在他家。一面嚥下不到100cc的黑，讓燙舌的汁液緩緩流過，一面進入一條深邃的道路，一個擁擠的夢。夢易醒，而果香及堅果味通常得等到日光懶懶，才微微地從喉間發散。聽見自己說，這裡生一朵野百合該有多好；而將會收到他一句，那是長在山邊的，你嘛好啊。無可奈何的語尾詞散落在他房內，成為不規律排列的物事——沒扔掉的過期品，生黴的茶葉，或是我碰巧踢落的一大罐瓶裝可樂——漸次塞入日常的縫罅，一沒留心，就絆倒摔跤。

往往是那麼一跤，坐在地板上，盯著自己的膝蓋頂，人潮向我洶湧來去。其實沒那麼多人的，我知道，然而一瞬之間，卻恍惚以為自己痛上許久，無人救援；看到低矮風景，任由陌生雙腿向我來去的，就我那麼一個。宛如剛數過，仍巍顫著的一千個窗格；由西部到東部，逐漸開闊的山，銳減的屋子，明亮的空氣。去數算列車的窗格，大概是唐·吉軻德也會做的事，僅有自己方能明白的數字，與

吶喊過卻不得不視之飛越的畫面。經過的風景，卻常忘記它們早在高速中失真變形。於是，數算的寂寞，僅屬於一個人。

漫長的旅次中，始終維持的僵直坐姿，忽夢忽醒；「火車快飛，火車快飛，穿過高山……」打斷了幽微的界線，宛如期待中的奇蹟。然而，探頭張望，歌聲便又歇去。經常，我是這樣地，在過去的时光裡，把記憶刻在水面上，等待大雨加入，混入漂浮的意志，讓看不見的泥沙緩緩磨擦，直到天際的彩虹再度移步到水面上來。搖盪其上的也許是花，點水的蜻蜓。但花太浪漫了，而愛是意志。

春欲放的時日，穿越巷衚的暗香，都成為一種暗號。未曾實現的輕語，尚未抵達的國境。其餘的殘枝，那些支撐花影的枯瘦硬枝，往往才是我們留下的印記。當我選擇重新翻越過中央山脈，回到生養二十多年的故里，便已明瞭生命的歸位。像是在幾百個日子前，指認過的星辰，那種重新確定夏季大三角的感覺。本來都是遙望的。企圖以花逗弄生命，以咖啡醒神換取時間，這些選擇的片刻，總是有借期的。只是佯裝愚駭。

剛遠離少年，初碰觸成人那個多惱世界的勇氣，能不能丈量？在無數個向前的動作中，我在把頭朝著過去轉動了一度，冒著它們俱成鹽柱的危險。走在挑戰神話的隘口。昏瞶之間，樹梢之花，紛紛墜地，打在地面，沒有人不因觸動而回頭。回頭再三，人非花，霧非霧。——理解。這個詞所帶來的，唯剩啞然。羅德何嘗不理解？理解愛情，甘入冥府，卻有那一剎回頭，功敗垂成。不用前功盡棄這四個字，幾乎將過去抹煞的斷語，我獨恨。



我明瞭串接過去困難無比，縱有無限的氣力，再度踏上列車。冒險是必須：可能做晴，也可能大雨；回回看到的風景，幾曾相似，又不全似。通過木瓜溪橋，周遭景致在霧起時分，氤入山巔的風貌，截然不同於萬里晴空中的山脊起伏。何況，等到興奮地對鄰座報信，高速的車行，他一閃神，只能掠過殘影。靠得那樣近，亦不能看到同一種風景。

別老是胡思亂想，他比了噓。隱憂是不宜輕訴的。我憂煩地按耐著腦海中輪番浮出的，眉頭深鎖的人們，在他們貢獻的苦惱中，我試圖證明，某種讓世界更好更安全的方法。然則這未免不聰敏，我忽略他活在其他地方。當我喝完第一百杯咖啡時，了解到事件和事件太過接近，便易揪眾群架。事件彼此毆打時，用咖啡換來的時光，益發苦澀。或是，我忽略等價換來的，應該是它原來的樣子。

他待在旋轉椅上的側影，也永遠是那個樣子，顯得孤獨而不易了解。特別加上那星星點點未曾暗滅的菸。偶爾疲累，會打呵欠，接著向後伸個懶腰，讓椅子自然地發出噁乖聲；大約晃個兩下，便又將椅身划向前方，開始下一回合的聊天或廝殺。極可能是菸霧瀰漫，使我們緊靠起來，在嗆人又刺目的空氣中，光移動得如此緩慢，使得情感出現一種不老的錯覺，超越了年紀，甚至每段年紀所應擁有的。偶爾，能飲一杯不，問的人與舉杯的人，只會同在紅泥小火爐畔，共享著嚴冬當口的幾許慰藉；而數算季節，便成為一樁不必要的鄙事。

在閃逝中牽偕彼此，我們快得望不見真實的容顏。一如行於月台，目光抓攬到某個人影，驚呼著要追去，一節車廂喇地——空窿空窿，火車輪壓過枕木，只有留在原地，悵然地徘徊。瞥見的短暫時

光，迅疾銷融在噪音中；記憶成為那塊不斷被傾軋的枕木，久了，它便遺忘了自己。攀附過往之渴念，一無二致，唯一差別在於選擇列車，乘風而去，抑或選擇枕木，繼續周而復始。

他在永夜的屋內，咯擦咯擦又燃起一管菸，指畫著屬於多年之後的，夢中小店。地板純以透明壓克力打造，地板下蔘養成群的魚。店內不賣食物，純咖啡。彈彈菸灰，他又覺哪裡不對勁，左腳踢到瓶子，吭地一聲。吧檯要像酒吧。他肯定地匯總起來，咖啡和酒。萬一客人想吃東西怎麼辦？他將菸捻熄在陳年的菸灰缸中，吃飽再來啊。於是，我幻想那將是藍色的一月小店，應該要有爵士。他換了音響，也迷過一陣子爵士；查特·貝克適合午后，晚上再來一點約翰·科川。可是我並沒有確切追問店內音樂的事。他談及自己曾被一位奇人款待過，不準時開門也不準時打烊的店，煮咖啡的技術卻好到不行。你傻傻的，末了不忘加上這句。我始終不確定他說的是我，還是屬於他的，另個自己。

這樣的話題，會是一塊溫熱的枕木，權充為我們相處的熱身。摩擦著，倘若話語變得僵硬乾澀，乃至彼此下了大雨讓對方濕透，刻意遺忘身旁尚有一處，能共享燈燭光。那麼，最適宜的是使勁摩擦，不顧一切地鑽木，祈禱打出一朵火苗，恣意於闇夜伸展。繼而轟地出現氣味，熏眼嗆鼻，椅頭肩處的一星菸管；再指向春季流連過的濕地，潭邊的螢火蟲，露重的叢間，嬌弱的微光。悄悄地，曾用短暫的幾小時走過，步履極輕，但我老是被忽然大叫的小孩所驚愕，快來，快來，是螢火蟲耶……他說，該走了罷。想多待幾刻的想望，我於未來的某日才明白，某些事情像流螢，不能撲捉。

多麼類似那班列車，總共兩次，一起北上拍片。在他高大的背影身後，盯緊拍攝狀況實屬困難，



遂找來了一張椅子墊腳；之後，總算能處在一樣的高度，看著這部短片的完結。台北的空氣，懸浮著大量塵埃，攝影機調整再三，光之微粒折射出偏暗的調性。故事本身是十足明亮的；發生在城市中的相遇，少年與聾女。他們未曾真正一起做過什麼，只是每日選擇搭乘差不多時間的捷運車班。少年從打招呼開始，以一首詩做結。在異域朗讀一首詩給陌生人，毋寧更貼近幻夢式的，二十世紀末。不過，彼時的我們，既不相識也更不可能拿著攝影機，嘗試記錄另外一則人生故事。

一種可笑的願望，我得坦承，臆想記錄自己跟他。拍過片的人都曉得，人物神髓總在關機片晌出現。好難捕捉啊，我歎息。資深的導演，在一旁鼓舞，久了就會抓到那種感覺。將音容笑貌攝入黑色小DV中，以為播放的正是方才經歷過的人生，可惜，再現的影像卻存在著怪異的失真。今日樹頭花，不是去年枝上朵；往事不挪移，黑盒子也不可能產生錯誤錄像，唯一改變的是方式。記憶卻忘所來徑，荒煙蔓草，隨生亂長。因而，倒帶之後，記存的影像卻指向明日天涯。昨日之花，杳無蹤跡。

倒是好一番強詞奪理。信誓旦旦地描摹，彼此看海逐石的日子，他扔石子打水漂恰如探囊取物，壘球隊訓練來的。他屢屢想去的麥當勞，老被我一口回絕。我規畫出的山水行程，都讓幾隻不知名的野狗先溜了去，他總是忙。慣於晚睡又喜歡在睡前來杯威士忌，使我在在不住提醒他注意健康。發生過的與未發生，皆走入它們該去的位置，衍為一種個人歷史。細瑣、亂無章法又過於激動，在千百個小事件上，強辯它們的意義。

那都不重要了。螢幕篤篤出現這幾個字，從他那兒傳來。由是，我清楚地領悟，枕木禁不起復返

重壓，似曾相識的燕群，將難重返。耗盡了小室裡的氧氣，菸再也無法畫出那道美麗的火光。充滿人語熙攘的爵士樂，東部西部咆勃酷派，全部縮寫成一紙標籤，貼在每一張我未熟識的CD封面上——而就在不久前的過去，我還認為搞懂樂手的時機多如牛毛。將視線挪高，拍攝告罄的母帶堆疊在桌角，附近的菸灰使之蒙塵。褐色不透光的酒瓶，有些已結了蛛網，隔著修長的瓶嘴弧度向內看，有著一層乾涸的酒漬，甚至是個樹洞。我們在孤寂傷感的夜裡，對它傾訴許多祕密，而它以醞然回報，使得黎明不再如此遙遠。一支支空酒瓶，遲早得被回收，那些我們說了旋忘，說了旋忘的祕密，將扔擲在廢棄場。或許有一天能重新在酒架上，發現一支眼熟的酒，對它微笑。金色液體的波瀾，起盪在我們各自的胃底，刺熱，但僅是一下下地，醉意馬上能夠襲來，徹底地安慰人心。

一舉累十觴，坐在漲潮的海邊閒搭的那些夜晚，的確是夜——舉目所見是天空，以及被戳破漏出的星光。迤邐撒在海面上，他說是怪獸的皮膚。不曉得將來的那一片店，會有一扇開鑿的天窗？客人能躺在地面，地板下魚兒洄游，小室的燈全熄，只留幾雙骨碌的黑亮瞳仁，跟天際對望。那麼，我便得知自己提早參與了盛會，未開張的夢中之店，暈熒熒地慰藉了寂寞。假使，他選擇一個有星的存在。

膚觸、光影、粉塵，也就理所當然化為生滅的一環。自翻山越嶺安居故鄉，我的記憶便隨著長途的奔波，搶在列車行進之前，被輾得更細微，幾不可見。倚靠拼湊的功力，在辛苦之餘，我慶喜自己比羅德幸運；回望的姿態，並沒有瓦碎所有。不過，將自己從沙發的位置拎起，從來不是簡單的事。



從永夜的，他的小房間步了出來，關上門，等著電梯將我送至相同的樓層。不，內心這麼響徹。光電一般閃逝的片段，使得通往地下室的路途，漫漫無期。等到電梯門再度闔上時，彼此已交還了鑰匙。

此時此刻，他必又重複，自己是無人了解的。幽閉的小室，將要天亮。陽光射過窗簾的那一秒，時針與分針將開始孜孜行走。在艱難行走的每一步，我將清掃起光線中揚起的塵埃，繼續將它們收入自己的小小黑盒底，直至最近的天暗。最終一次塵生。

評審意見

抒情散文的極致發揮

◎張瑞芬

純粹就駕馭文字的功力而言，這篇散文幾乎是本次徵文中最細膩出色的一篇。

模糊的情節，危疑的性向，可置換的二人關係和不算具體的場景，寫一種尋常生活中淡淡的悵惘，堪稱抒情散文的極致發揮。全文以不具企圖心與侵略性的方式，用質感極佳的語言，訴說往返花蓮海岸故鄉的渴望，那裡有一片夢中小店，與和摯友共同想像的人生。花落塵生，一切俱被時光列車輾得粉碎，日子推移著，又像什麼也不曾發生過。作者落筆奇高，才情獨具，是天生的掌鏡人。文字拿捏適切，節奏舒緩，在光影和粉塵之間，如同打了柔焦鏡頭般，氣氛氤氳，耐人細品。